



## 人物 弘一法师

弘一法师是近代四大高僧之一。原名李叔同，1880年10月23日，出生于天津，又名李息霜、李岸、李良，谱名文涛，幼名成蹊，学名广侯，字息霜，别号漱筒。是著名音乐家、美术教育家、书法家、戏剧活动家，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。从日本留学归国后，担任过教师、编辑之职。1918年农历七月十三，在杭州虎跑定慧寺正式出家，法名演音，号弘一，晚号晚晴老人。1942年10月10日，写下“悲欣交集”四字，10月13日，圆寂于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晚晴室，终年63岁。

## 遗迹 雪峰寺晚晴亭

雪峰寺自建寺以来，历代都有高僧来往，近代四大高僧中的弘一、太虚曾会集该寺，留有诗文墨宝，尤其是弘一法师先后两次游住雪峰寺，留下十分珍贵的题匾和诗文，寺中现保存有弘一法师手迹石刻楹联10多对。为纪念弘一法师，1984年，广净法师建“晚晴亭”于寺院竹林边，并由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书写楹联：“千古江山留胜迹，一林风月伴高僧。”

第21期

N4

海丝商报

2021年3月19日

星期五

责编：林梅治  
美编：柯吉婷  
校对：欧爱婷

航拍雪峰寺。

## 千年武荣留胜迹 一林风月伴高僧

王君

## 1 桃灯夜话

庚子年末，日暖风和。从南安市区沿纵三线驶至康美镇，只见在云水苍茫中，晨钟击破长夜，雪峰寺里的方外之士，开始陆续上山拜佛。

这座始建于唐末的闽南名刹，依山势自下而上，气势磅礴。高大巍峨的山门，层层叠叠的亭台雨榭，蜿蜒曲折向上。一层门庭一层开阔，殿殿梵刹阶梯林立。

雪峰寺后，古树成林，小径幽深，诚天然之修禅胜地。行至“晚晴亭”旁，一方刻有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赠与雪峰寺的楹联“千古江山留胜迹，一林风月伴高僧”的石头，在苍翠的山林中格外醒目。走近细观，亭中石碑记载着弘一、太虚、转逢三老在雪峰会合的故事。三老会合时，太虚大师的诗中还原了当时情景——

寒郊卅里去城东，  
才过清溪便不同。  
林翠荫含山路外，  
蕉香风送寺前钟。  
虎纵笑觅太虚洞，  
狮窟吟留如幻松。  
此夕雪峰逢岁尽，  
挑灯共话古禅宗。

抚今追昔，遥想弘一法师在此“一林风月”中修禅问道，谈古论今，此情此景正如五柳先生所言“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”。

1928年底，弘一法师首次来到福建，本想经厦门前往泰国的他，因身体不适登岸休息。受陈嘉庚胞弟陈敬贤盛情招待和挽留，在南普陀寺下榻，旋即转南安雪峰寺度岁。

这一登岸，人生最后14年的“闽南时光”就此开启。

1929年年底，弘一法师第二次到闽南，与太虚大师、芝峰法师一同到雪峰寺度岁。当时闽中尊宿转逢和尚主持雪峰，规矩严肃，称为闽南名刹。

弘一法师两次登闽，皆在雪峰寺度岁，可见大师与雪峰寺的法缘之深。

在雪峰寺里，他们秉烛夜谈，精心合作谱写《三宝歌》。为了再现当时的场景，今年，雪峰寺有意请佛教界专家到南安共商研讨，雕塑石像，重现三老会合，挑灯共话古禅宗的一幕。

《三宝歌》完成创作后，在当时佛教刊物《海潮音》登载即广泛流传，尔后又有法尊法师将歌词译成藏文传入康藏地区，因而被推崇为“最早用现代曲谱编写的一首著名佛教歌曲”，这也是弘一法师出家后所谱的唯一佛教歌曲。



雪峰寺晚晴亭。

## 2 陋室结缘

用弘一法师自己的话说，“今年在各地（泉、漳、厦、惠）讲经，法缘殊胜，昔所未有。”

1940年10月起，弘一法师驻锡南安洪梅镇灵应寺半年之久，寺庙至今仍保留着他的禅房。

走进灵应寺，西厢“香积堂”右侧的禅房便是弘一法师的住所。推开老旧的木门，十来平方米的房间里，一张木床已落上一层薄灰，屋内还摆放着一张书桌、两把椅子、一条长凳，这让房间显得更加狭小。

一床一窗，一桌三凳，如此简陋之室，即为一代宗师半载修行之处。想必当年，残月独挂，一孤灯、一斜影、一老僧、一心修行。墙上的佳联正是大师半年灵应寺修行的最好写照：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愿众生得离苦。

弘一法师居灵应寺，一众佛教道友、文化界人士纷纷上山拜谒，法师常以书法赠送结缘。几十年前，弘一法师就是在这间禅房里，挥笔题下“净地何须扫，空门不用关”“念佛不忘救国，救国不忘念佛”等佳句，这些墨宝在灵应寺里随处可见。

在灵应寺期间，弘一法师还亲撰“唐僧灵应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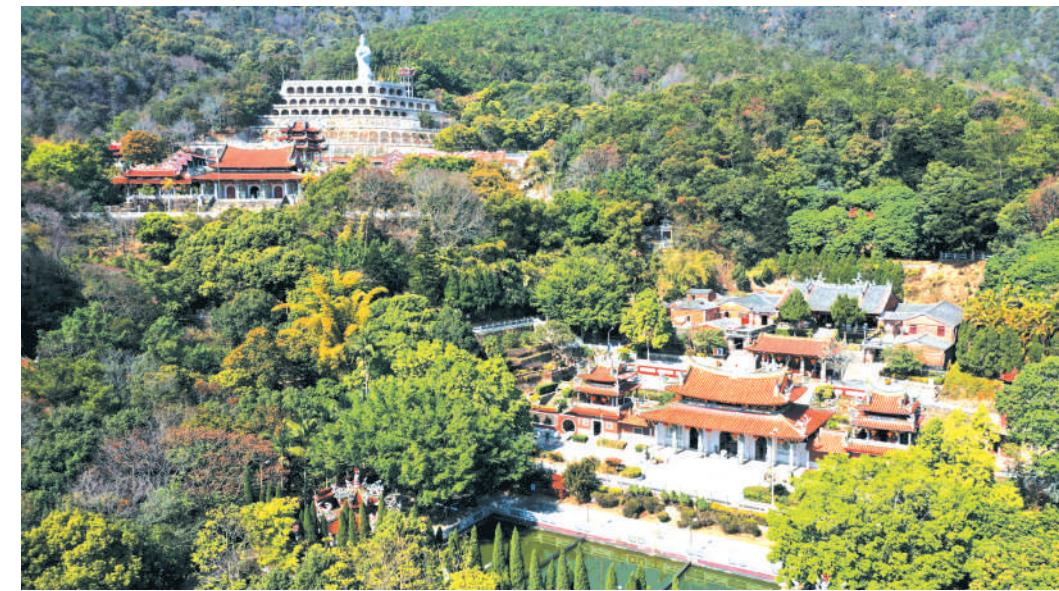
灵应寺弘一大师纪念堂前的灵应祖师真身塔。



灵应寺内弘一法师的住所至今保持原貌。

祖师现化记”刻于真身塔，在塔旁，灵应寺为了纪念弘一法师，还建有一座弘一大师纪念堂。

在泉州弘法期间，弘一法师行游各地，锡杖芒鞋，三衣一钵，完全是一个苦行头陀。他严守“过午不食”的戒条，以绝大之毅力，历时3年整理完南山宗律，完成《南山五部》善本，最终重兴律宗，被誉为第十一代律宗祖师。



航拍灵应寺。

## 3 忘年之交

在闽期间，弘一法师曾极力推动闽南的僧伽教育发展，培养了大批佛教人才。也许冥冥之中自有因缘，1928年，49岁的弘一法师和15岁的高文显在厦门南普陀寺不期而遇。

高文显是南安水头人，那年，他还是个初二学生，法师对这名一脸敬诚、腼腆，碰面不敢说半句话的少年，留下了印象。

1929年，弘一法师再到厦门南普陀，两人再次见面，但止于打招呼。1932年，弘一法师第三次到南普陀寺，便见高文显，为他取名“胜进”。之后，只要弘一法师在厦门，高文显便侍奉其左右，倾听其教诲，他也在处理日常事务中学到不少知识，吸取很多精神教养。

后来的几十年里，高文显成长为佛学宣传家、英国生物学博士，除了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之外，仍不忘弘一法师对他的教诲，在海外报刊发表了《弘一大师的生平》《弘一大师逸闻》等许多介绍弘一法师佛学业绩的文章。1987年带病返回水头

故里的他，在获悉《弘一大师全集》正在着手编辑出版时，特嘱其女儿将久藏在香港家中的文书和文物藏品，悉数影印寄回，大大充实丰富了《弘一大师全集》内容。

弘一法师和高文显年龄相差34岁，在为人处世、道德品行、以及文章、学业等悉心培育了高文显10年，他们的关系正如刘质平（音乐教育家，李叔同弟子）所说，“名为师生，实同父子”。一位年过半百的高僧，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结成“忘年交”，这是人际关系上少见的特例，至今仍为佛教界及世人所称道。

出家人闽后，弘一法师虽然一再自谦“诸艺俱废”“一事无成人渐老”，但对四方慕名来访或求教的后学晚辈都能循循善诱，耐心教育引导，在弘一法师的影响下，闽南的陈珍珍、陈祥耀等，一生都秉承他的教导，做到修身重于修艺，修艺赖于修身，分别于佛学、诗文、书画等领域中取得卓越的成就，成为当下八闽文艺界的佼佼者。

## 4 诗情种子

弘一法师在世间法上，是个诗情种子，虽然出家后，把世俗的文学、艺术抛在九霄云外，但是那种念之情，依然存在。

1933年，弘一法师与法侣们道经南安境内潘山时，发现矗立在山坳里的唐末唯美派诗人韩偓的墓道，骤然惊喜，立即嘱托高文显撰传。

1935年再去寻觅墓地，这次却落了空。由于弘一法师对韩偓墓的极度重视，泉州文化界热心公益人士纷纷响应，出资修葺韩偓墓道。同年11月9日，弘一法师还请人在墓道碑旁帮他照相，“以奉胜进居士”。可以说，如果没有弘一法师的推崇和重视，韩偓墓至今可能还在山里继续着它的千年沉睡。

佛家讲究缘分，而缘是可遇不可求的。弘一法师历来惜缘，这层缘分因文缘而起，当然也应由文事延续了。

1941年春，自知时日不多，弘一法师催促高文显尽快完成《韩偓评传》，以旌表韩偓一生忠烈，并亲自作序，又为《香奁集》辨伪。他在序言中作了如此评价，为研究韩偓提出了独创性的见解：“胜进居士为撰倭传，以示青年学子，俾闻其风者，励节操，祛卑污，堪为世间完人，渐以薰修佛法，则是书流布，循循善诱，非无益矣。夫岂世俗文学典籍所可同日语耶？”

一年后的晚秋，弘一法师圆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晚晴室，临终前写下“悲欣交集”四字绝笔。

为何而悲？为何而欣？颇费思量。

这个被誉为“二十文章惊海内”的文艺大师，这个中国近现代最杰出的一代高僧，就如一颗耀眼的星辰陨落在泉州北郊清源山上的一片芳草之中。而在清源山西侧不远处的蓬山之麓，则安息着被誉为“唐末完人”的一代诗人韩偓，那是千年之前陨落的另一颗文坛巨星。

他们都来自遥远的北方，又在不同的时空辉映过泉州历史文化长空，最终又陨落于泉山晋水之间，成为一个城市的文化之魂。

（图片为本报记者 黄奕群 摄影）